



欧美畅销
推理罪案小说精选

DEATH OF A DANCER

舞者之死

〔美〕卡洛·皮考克◎著

陈燕琴◎译

丹尼尔因女朋友珍妮被捕而一蹶不振。郁郁寡欢，莉伯特·兰为了好朋友能振作起来，打算尽自己所能破解疑案，找出真正的凶手。

在伦敦奥格斯特朗剧院即将上演一场好戏，但舞台上的两位女主角克伦巴和珍妮却发生口角。第二天，克伦巴离奇死亡，人们自然将目光投向了珍妮。珍妮很快因谋杀罪而被捕。案件似乎很简单，珍妮也被定了罪名。但珍妮的朋友莉伯特坚信凶手另有其人，绝非珍妮。于是莉伯特开始暗中调查。经过一番努力，真凶终于浮出水面。

*Inference of
Crime*



DEATH OF A DANCER

舞者之死

〔美〕卡洛·皮考克◎著

陈燕琴◎译



AR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者之死/(英)卡络·皮考克著;陈燕琴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9
书名原文:Death of a Dancer
ISBN 978-7-5396-3844-7

I. ①舞… II. ①卡…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114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9701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Death of a Dancer © Caro Peacock, 2008

出 版 人:朱寒冬

策 划:千喜鹤文化 责任编辑:欧子布
特约编辑:张金超 封面设计:尚书堂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3533889

印 制: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010)60520298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9.375 字数:230 千字

版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录

第 1 章 探监...₁ | 第 2 章 挑战...₇ | 第 3 章 剧院...
20 | 第 4 章 闹剧 ...₃₃ | 第 5 章 死亡...₄₂ | 第 6
章 凶手...₅₀ | 第 7 章 逮捕...₅₉ | 第 8 章 询问...₇₄
| 第 9 章 再遇...₈₅ | 第 10 章 跟踪...₉₈ |

第 11 章 抢劫...₁₁₀ | 第 12 章 律师...₁₁₈ | 第 13 章
耳环...₁₂₇ | 第 14 章 广告...₁₃₉ | 第 15 章 见面...₁₄₆ |
第 16 章 约见...₁₆₀ | 第 17 章 意外...₁₇₂ | 第 18 章
审判...₁₈₀ | 第 19 章 获罪...₁₉₅ | 第 20 章 迷惑...₂₀₁ |

第 21 章 线索...₂₁₄ | 第 22 章 抓贼...₂₂₅ | 第 23 章
找人...₂₃₄ | 第 24 章 骗局...₂₄₆ | 第 25 章 死因...₂₅₄
| 第 26 章 再见...₂₆₉ | 第 27 章 真凶...₂₇₉ |

第 1 章 探 监

我们俩都不知道原来在老贝利城贿赂一个监狱看守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的朋友丹尼尔·萨特站在通往地窖的台阶上，就在我下面仅两个台阶的距离，但他却是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到那儿的，他得推开周围那些体重差不多是他两倍的彪形大汉，对那些不绝于耳的嘲笑声和辱骂声充耳不闻。而就是这两个台阶的距离，他却已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建筑中央——罪犯法庭跨入了历经世纪磨难的那条过道，它通向隔壁的纽格特监狱。色彩鲜亮的石灰墙顷刻间被潮湿冰冷的砖瓦所取代，扑鼻而来的是一股令人窒息的臭水沟的气味。

“我想见她。”丹尼尔说，对着看守宽宽的后背。

他看上去太格格不入了，纤细优雅的体格，手上还拿着一顶帽子，难怪这儿的人都嘲笑他。

“怎么个想法？”看守半转过身说道。

看守剪着个硬毛刷般的发型，下巴上有个纽扣般大小的肉瘤。几码以外，我都能闻见伴着他的呼吸传来的阵阵大蒜和烟草的味道。

“非常想。”

“他的意思是要钱。”看到丹尼尔一头雾水的样子，我轻声地提醒他。

丹尼尔把手伸向了他的口袋，他的胳膊在颤抖。我知道他从来就没带过多少钱在身上，因为他本来就没多少钱可以带，而且刚才为了能进入法庭上的观众席，我们已经付了一笔钱。看守慢

慢地往下走了几级台阶。整个台阶上上下下的嘲笑声再次袭来。

“她是你的相好？小心点，小心她像毒死克伦巴那样毒死你。”

丹尼尔看着我，手上攥着一把硬币。他的脸扭曲着，仿佛世间所有的苦难都集中在他的脸上。一枚一镑金币、一枚半镑金币、两枚王冠半金币、一枚六便士银币和三个便士，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如果她是一个普通犯人，像判处流刑的小偷那样的话，这些或许已经足够了。但是当五分钟前，法官把那块黑色的方巾盖在他的假发上时，她的身价就涨了。

我的手在我裙子的束腰带下的口袋里摸了半天，找到了一块国王金币。那是前段时间我从客户那儿要来的音乐课费用的钱，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那一刻我才想起来。我往下走了一步，把它放在了丹尼尔的手上。硬币碰撞发出的叮当声使得看守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

“够了吗？”丹尼尔把手伸了出来，满手的硬币。

“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我补充道。

这家伙依次咬咬这些老人头金币，当他的牙齿碰到那些软金时，他不情愿地点了点头。他继续沿着台阶向下走着，在石墙中间有一个狭小的入口，丹尼尔紧跟在后面，我也跟了下去。在下面，楼上法庭里的喧闹声完全被掩盖了，但纽格特门外的四轮马车，一路沿着石板路从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吱吱呀呀而来，这种声响不断地振动着你的胃。一股湿气与恶臭味似乎附在你的脸上，你会觉得呼吸困难，就好像一块湿抹布盖住了你的鼻子。看守停了下来，用手拍了拍那扇重重的大门。一个声音从里面传来，至于说什么，我没听清。

“有人来看犯人！”看守大声说道。

一只手伸了出来，几枚硬币递了进去。于是，门从里面打开

了一条缝，只够丹尼尔一个人进去。没等看守回过神来，我便也挤了进去。看守在我们的身后关上了门，我想我应该站在过道里守着。

这是一个空旷而阴冷的房间，至少背对着墙坐在那张粗糙的长椅上的瘦小的身躯与这个空旷的房间是太不相称了。她的一边站着一个体态臃肿的看守，另一边是一个中年妇人。珍妮的身材一直都很苗条，以至于她在监狱待了几周后都消瘦得仿佛要人间蒸发一般。她穿着一条质地粗糙的灰裙子，袖子松垮地包裹着她那跟树枝差不多粗细的胳膊。只有那不太合适的胸衣的突起还能简单勾勒出她上身的线条。那曾经在她翩翩起舞时如风中秋叶般飞扬的红棕色秀发，如今却因多日未洗而失去了光泽，胡乱地扭成了一个发髻，似乎把她苍白的皮肤绷得紧紧的。那双大大的灰眼睛曾是她最值得骄傲的优点之一，而此时却充满了恐惧。它们和以前一般大，也许还要更大一些，但现在却暗淡无神，似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一般。即使当丹尼尔离她仅两步之遥时，它们似乎也并未聚焦，她好像并没有看见他。

“珍妮。”

丹尼尔好像是在呻吟，而并不是在喊她的名字。但这已经足够了。她眼睛一亮，突然站了起来，向他冲过去。还没等看守反应过来，她已扑向了丹尼尔，一把将他抱住，头埋在了他的胸口处。她毕竟是个舞蹈演员，脚步很快，全然无视周围的一切。

“不许身体接触！”看守吼道，缓缓地走向他们。我挡在中间。

“为什么不许？是附加条款吗？”

他瞪着我，我的这个问题似乎难到了他。我猜他一定是喝酒了，至少是半醉半醒的。让我吃惊的是，那个妇人站在了我这一边。我甚至不知道她究竟是个看守还是个囚犯。

“别管他们了，时间不会太长的。”

她一定也喝了一两杯，酒精触动了她的敏感神经。

珍妮靠着丹尼尔，声音很低却急切，字字句句刻在丹尼尔的心间。他尽量俯下身听她说话。

“……救我！除了你，现在没有别人可以救我了。现在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还没告诉我什么时候……”

因为丹尼尔，因为她，这些话也同样印在了我的心间。这样一个女人，她居然相信一个没有权力、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影响力的男人可以让所谓正义的磨石停止转动，而这个磨石一直以来都在法庭上转动，左右着我们的思想。

“……窒息了半个小时。他们不得不用一个女人的袜子把她勒死。我实在是不能……”

杀人犯就在法庭隔壁的纽格特监狱外被实施绞刑。她想必是听过了监狱里的所有故事。很庆幸我看不到丹尼尔的脸。

“……在我的篮子里……你可以去找他们拿……用棕色的纸包着。我不管这会有多痛苦。你保证一定要送到，尽量今天或者明天。”

外面传来了两声敲门声。那个胖看守原本已经退到墙边倚着，但是现在站直了。

“监狱长来了。把他们带出去。”

他抓住丹尼尔的肩，而那个妇人现在突然警觉起来，一把抱住珍妮的腰把她拖走了。看守使劲地把丹尼尔往门口赶，丹尼尔蹬着脚奋力地反抗着。看守开始咆哮起来，把手抓得更紧了。

“你想让我因为你而丢掉我的工作吗？”

“去你妈的工作，我不是……”

这家伙吹了声口哨，另一个看守从过道里走了过来。他们一人抓住一只胳膊，把丹尼尔朝我们来的时候相反的方向拖。

我紧跟在后面，生怕他们会把他扔到牢房里去。当其中一个人打开一扇小门露出三月的灰色日光，另一个人一把把他推出去时，我长舒了一口气。他趴在湿滑的木板上，门在他身后被重重地关上了。我把他扶起来。丹尼尔气愤至极，呆若木鸡。周围的人们叫着、笑着，但这次跟我们毫无关系。好像是一个叫希金斯的人在法庭上被判无罪，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出来，正在庆祝。

“希金斯无罪释放。为希金斯欢呼。他是个好人……”

他们直接对着酒瓶喝葡萄酒，边喝边往人行道上洒，高声地唱着歌，那调跑的要是在平时丹尼尔一定无法忍受。但因为现在他这个样子，我想他一定没听见。其中一个家伙对着墙方便，尿液溅到了丹尼尔的靴子上，他居然都没有察觉，我还得用胳膊肘捣捣他让他闪开。他看着我。

“你听见了吗，莉伯特？”

“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我们穿过马路就会看见……”

“你听见她让我干吗了吗？”

“她是想让你帮她逃出来吗？”

“不，不是那样。她是想让我把毒药送进来给她，这样她就可以……可以自我了断了，先于他们将她……”

希金斯的朋友们费劲地将他抛起来，这确实很不容易，他就像一头牛那样庞大。

“为英国的公正喝彩。古老的英国公正万岁！”

丹尼尔用劲向后挥动手臂，攥紧拳头，用尽浑身的力气狠狠地砸在老贝利城的城墙上。要不是我一把拽住他的袖子，估计这一捶非得把他捶骨折不可。即便是这样，他关节那儿的皮已经破了，鲜血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流。他站在那儿，看着血，然后又看看我。

“丹尼尔，回家吧。这样也帮不了她。”

“那怎么才能帮她呢？怎么才能？！”

我答不上来了。

第2章 挑 战

据我所知，克伦巴的谋杀案始于二月一个周六早晨的海德公园。那时候，太阳刚刚升起，阳光把薄雾染成了银色。那一刻，克伦巴还有两天半的时间可活。草地上还有霜冻，我的骑马服的袖子上还有湿气凝成的水珠。我骑着我的爱马兰西，这是伦敦最好的一匹母马，血管里流着赛马会胜利者的血液，如果你善待它，它会是你养过的所有马驹中性情最温顺的那匹。阿莫斯·雷格和我并排骑着马，他的灰马毕什普虽壮实，但看上去却很笨拙。我们从公园路骑过来，穿过格罗夫纳门，沿着车道一路向北行着。时间还太早了，路上还没有骑马出来的时髦骑士们，只有从军营里出来的士兵和马房里外出驯马的马夫。我们在车道向西延伸的地方放慢了速度。毕什普突然停了下来，怎么也不愿挪动脚步，头不停地摆动，尽管在视线范围内，我们还看不到任何能够足够引起它警觉的东西。兰西很少会停下来，所以我在前面带路。毕什普于是很不情愿地跟在后面，靠着路边走着，这里嗅嗅，那里嗅嗅。它又安静地向前走了几步，就好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

“马知道。”阿莫斯说。

就是在那个栽有泰伯恩树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一个行刑场，几百年前就存在了，那个时候，伦敦还只是一个小村庄。绞刑架五十年前就被拆下来了，因为据说那些搬到公园附近的新居里的名流们可不喜欢他们家门口附近的这个行刑场。但是，正如阿莫斯所说，马儿们是知道的。当我们向回转的时候，几个骑着黑马

的马夫渐渐透过薄雾映入了我们的眼帘。阿莫斯认识他们，玩笑似的对他们的老马取笑了几声。我向前看着，对他们好奇的眼光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兰西确实很吸引眼球，而我体面的装备也正好和它匹配。我的骑马服是我最新潮的一件外套了，精细的羊毛质地，羊角形的袖子，袖口处收得很紧，翻领上装饰着一排绸布包着的纽扣，后背的小短装优雅地搭在马鞍上。这还是从二手衣服市场上淘来的，但基本上是全新的。在梅菲尔住的好处之一便是经常能从这儿的二手服装店里淘到好东西。我这件黑色的短裙和头上戴的帽子也是从那儿淘的，也算过得去吧。帽子上的细毛被擦掉了一些，我用一小块黑色棉布在周围系了一圈，就像在微风中摇曳的头巾一样，这样，这个瑕疵就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小姐，我有好多问题想问您。”阿莫斯说。

“什么样的问题呢？”

“像我们这样这么早外出已经被大家注意到了。大家都想知道这位神秘女士是谁。”

“我一点也不神秘。”

“但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像您这样骑着马的夫人一定是个有钱人，他们都猜您一定很富有，但却因为某些个人原因而不想被别人注意。”

“如果他们知道实情的话就不会那么想了。你都告诉他们什么了？”

“我？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在听他们说。”

“哦，是吗？那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有些人说您一定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因为不堪丈夫的虐待；有些人猜您跟一位公爵秘密结婚了；还有一个跟我打赌说您一定是一位俄国公主，到伦敦休养来了。”

我笑得前仰后翻，差点从马上摔下来。我太了解阿莫斯了，

所以他说他没有告诉那些好奇的人有关我的事，我是笃信不疑的。但是我都可以猜想到，像他这种不置可否的方式、他说话时眼中闪烁的光芒，会让大家都相信他们自己那些荒谬的猜测都命中了要害。

“过来的人是谁？”我问。

透过薄雾，我们仍能感觉到朝我们过来的这位先生身上没有一丝军营或者马房的气息。他和他的马一路上慢跑着过来，马尾像面旗帜在风中飘舞，骑马人坐得笔直却放松。当他们又走近了一些时，我们发现这是匹亮色的栗色马，阿拉伯或者半阿拉伯种。骑马人高高的帽子跟他的马的皮毛一样，在太阳下熠熠生辉，深色的卷发在帽子下飘扬着。他一手握着缰绳，另一只手似乎应该抓着一支矛或者一把剑就更妙了。总的来说，他们看上去更像是疾驰过一片被遗弃的荒地，而不是海德公园。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认识这个人，正准备跟阿莫斯说这事。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赶上了我们，他让马放慢了速度，轻松地就让自己的马和我们并驾齐驱了。他脱下了他的帽子。

“早安，兰小姐。骑马骑得开心吗？”

我费劲地挤出了一个回答，表情一定很吃惊，就正如我当时的感觉一样。

“您骑马真赶早啊。”他说。

“好像您也一样，迪斯拉里先生。”

我慢慢地恢复了过来，我必须得强忍住我想笑的冲动，因为他和他的马的光鲜美丽和意外出现着实有些让人觉得开心。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三次遇见他，前两次场合都非常奇怪，就好像发生在梦里一样。打从第一次我遇见他开始，我就能从他的身上感觉到一种气质，这气质仿佛让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大多数人都无法想象到的许多可能性。但是我并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

喜欢上了他。一来是因为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他是议会中保守党的一分子，而我的政治立场则与他截然相反。再一来，他的外表以及说话的方式总会引来别人的嘲笑，似乎除了他自己，他没法把别人太当回事儿。尽管他没有理由让我不信任他，但事实上我的确是不太相信他。然而，站在他身边的确如同呼吸山间的空气一般清新。

“兰小姐，好像如果有人想要跟您说说话的话，他必须得早起啊。”

这是再荒诞不过的一句奉承话了。也难怪，他当议员才几个月的时间，到现在名声还不怎么好，但他的朋友们的影响力却不小。他至今还在我的交际圈之外，所以他怎么会知道或是在意我究竟是在海德公园骑马还是在月球表面骑呢？

“跟我说话？”

他又往前走近了一点，马镫上的金属物都快碰到兰西了。

“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兰小姐，我向您许下了诺言。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信守我的诺言。”

我点了点头，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那个做错事的家伙已经告老还乡了，回到了他爱尔兰的家。他不会再回到上议院了，所以基本上他也不会再上法庭了。”

“谢谢您。”

“您已经知道了吗？”

“是的，听说了。”

我是前一年夏天遇见迪斯拉里先生的。我的父亲被人谋杀了，我的世界顷刻间如同经历了龙卷风一般混乱不堪。我的父亲不是个因循守旧的人，他品质优良，但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被卷入一场利益关系直至王位的纷争中。我和迪斯拉里先生都知道这

其中的一些内幕，如果让它们公布于众的话，整个国家都将可能不再太平。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为什么迪斯拉里先生又突然要来找我说他已经履行了他的诺言呢？

阿莫斯·雷格已经转到了后面，跟在我们后面骑着，他此刻好像更像是个马夫而不是我的朋友。我很感谢他一直在场。在这样一个因循守旧的世界，如果有人看见一位女士在这样一个大清早，在大多数人都还没起床活动之前，允许一位男士在公园里接近她并与她攀谈，一定会颇有微词。我与这个世俗的世界一直保持着距离，但似乎还不够远。

“您喜欢在伦敦的生活吗？”

他问得就好像我们是刚好在喝茶的时候遇见的一样，但他这个问题却有一个好处。

“还可以，谢谢。”

“也许您很会利用时间。”

“谈不上。我工作也就是为了维持生活。我给别人上音乐课。”

我自己都觉得我的声音很刺耳，但是我的确不想给他留有任何幻想。

“您是个多才多艺的女士，兰小姐。”

很明显，他的话语里有一股讽刺的味道。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我在做家庭教师。我什么也没说。我们的速度很慢，他的马已经不耐烦了，不停地甩着头，从马嘴上甩下来的泡沫溅得兰西的背上斑斑点点。

“我想问问您是否愿意考虑为我的一个朋友做点事。”他说。

“他需要上音乐课吗？”

他眉头一皱，知道我在开他的玩笑。当他再开口时，语气硬

了很多。

“我知道您跟剧院里的人有些联系。”

我强忍住自己想问他的冲动，他是怎么知道的？我的父亲很喜欢音乐，喜欢去剧院，他的很多朋友都是音乐家、作家，其中有一些也是我的好朋友。

“您听说过一个称呼她自己为克伦巴的舞蹈演员的吗？”他问。

我正要说不，突然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事。

“是不是十年前很出名的那个？”

十年前，我才十二岁，半懂不懂的观察、体验着这个成人的世界。迪斯拉里笑了。

“老天保佑，如果名气最多只能保持十年的话，我想现在您最想用的一个形容词一定是‘声名狼藉’。”

“她的珠宝比她的舞蹈要有名。”我说。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以前说过的，此刻却从我的嘴里脱口而出。此话一出，立即又引来他的一阵大笑。

“是的。她的珠宝一定都用完了，因为她到现在还在跳舞呢。她在奥格斯特剧院领舞，像往常一样，今晚就有一场。”

我正想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刚好在奥格斯特剧院做音乐编导，突然我止住了，因为迪斯拉里的表情仿佛告诉我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差不多又回到格罗夫纳门了，出了这道门，我和阿莫斯就应该走出公园了。

“她怎么了？”我问。

他迟疑了一会儿才开口说话，说得很快却很温柔。

“她做了一些事，伤害了我的一个朋友。我们很担心，怕这事还没完。”

“怎样伤害的呢？您说的‘我们’，指的是谁？”

“指的是那些在意社会良好秩序的人们。”

“政客们？”

“您好像有点愤世嫉俗啊。”他说，“我都忘了您是个激进派了。”

但是我确定他从来不会忘事的。

“其实若是对那些政客们不满的话，不是一定要当一个激进派的。”

“相信我，这件事远不止政党派别那么简单。”

“您是不是暗示说克伦巴是个社会危险分子？她一定是个可怕的蛇蝎美人。”

“她的美现在已经慢慢褪色了。这不是危险的关键所在。”

“那么，她为什么会危险呢？”

“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怀疑一些事，但现在不想说出来。如果您碰巧听说了她的一些传闻的话，我倒是很愿意听听。尤其是她跟那些男人们的事。”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回答他。一句冷冷的回答“先生，您当我是侦探吗”，然后猛一转身，骑马走掉。我的脚后跟只要一用力，兰西就一定会慢跑起来，径直跑开。但事实是，我的脚并没有用力。麻烦的是，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把自己弄得就像是个侦探一样。

“我们很乐意付给您费用的。”他说，“您可以把纸条送到我家里。”

“我想可能我该跟您说句早安，”我说，“我们就聊到这儿吧。”

虽然走得慢，但我们还是走到格罗夫纳门了。我点了点头，阿莫斯收到了我的信号，上前跟我一起并肩走了，只用了个骑士们惯用的技巧，他就甩掉了迪斯拉里。我们穿过大门一直进了莱